

# 刘美琴对初次见面的洋儿媳不满意

6



张巍 著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弟弟移民后,照顾母亲的责任落在了中学语文老师顾晓蒙身上,生活习惯不同造成母亲和丈夫冲突不断,工作上的问题也因此纷至沓来。孩子降临后,还没来得及及体验初为人母的喜悦,母亲就罹患老年痴呆症。顾晓蒙被生活逼到了墙角,母亲因为不想影响子女,选择离开……顾晓蒙该何去何从,她是否能达成所愿平衡各方面关系,成为好妻子、好女儿、好老师?让每个女人战无不胜的,唯有爱和希望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吕翔和刘美琴吵翻了,回单位遇到美女小马,夜里送小马回家,被顾晓蒙发现了。

## 都市情感

吕翔走的几天,顾晓蒙持续情绪低落。刘美琴一个劲儿地追问,晓蒙只好说了那天的情况。“好哇,吕翔这臭小子,你看他回来我不弄死他!这小子有外心了!”“妈,这都是我瞎猜的事,什么都说明不了。”“唉,都怪你爸死得早,你和晓松在家庭这方面,就比别的孩子缺一块。晓蒙,妈说的话你要记住,你对吕翔要好,但你不能一门心思地对他傻好。咱们做女人的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但是你得留个心眼,不能纵容他一再犯错。蒙,你别硬撑着,妈不去加拿大了,到时候让你弟弟把卖房的钱拿出来,妈把这房子的首付钱给你出了,你在家说话也硬气。”母亲的话让晓蒙很感动,但她也知道,这不过是意气用事的安慰。

两天后,搭载着顾晓松和他加拿大爱人的飞机从温哥华起飞。眼看还剩12个小时,儿子就要在首都机场落地了,刘美琴光是超市就跑了不下五次,就差把超市搬回家了。吕志高住着留下的东西没地方塞,也让刘美琴打好包,一股脑地塞阳台了。看看又觉得挡了阳光,索性全塞吕翔车里了,塞不进去的就直接塞到车底下。

顾晓松的飞机准点落地,顾晓蒙在出口等了快一个小时,顾晓松他们才办完入境,大包小包地从里面出来。顾晓蒙远远地看见晓松,觉得弟弟壮了,黑了,透着点洋味儿了。旁边那个黑黑壮壮的细眼睛姑娘应该她就是Sylvia。

晓蒙一开口还是习惯性念成了课本上的中文译名:“你好,你就是西尔维娅吧!你比照片上还漂亮。”好在人家也不在乎:“谢谢,晓蒙,你也很美……”“咱们打车回去吧。”顾

晓蒙主动拎过两人的箱子。Sylvia点头:“好的,能不能先带我们去酒店,把行李放下,我得打扮一下,换身衣服再去见美琴妈妈。”“啥?酒店?不住家里么?”

“住家里吧,妈为了迎接你们来,给你们全都买好新的了。”顾晓松很无奈:“妈又没跟你说吧,我早就告诉她我订了酒店蜜月套房,家里就那么大的地方,还要招待好几口人,怎么住啊?”“算了,到家再说吧。”

刘美琴第一次见儿媳哪能不兴奋呢!她也搞不清楚Sylvia的名字怎么念,最后给人取了个“斯莉娃”的名字。一会儿端出一盘苹果“斯莉娃你吃个苹果吧”,一会儿又掏出几个橙子“斯莉娃你来几个橙子吧”。一开始,Sylvia还不厌其烦地纠正刘美琴,后来不管刘美琴喊她什么,她都应着。

刘美琴开饭前掏出准备好的一套金饰、两万块见面礼,塞到了Sylvia手里:“莉娃,拿着,妈给你的。”Sylvia完全没料到“法律上的母亲”会突然给自己这么多钱,还反问刘美琴:“美琴妈妈,你是需要我从加拿大帮你买什么东西吗?”刘美琴乐了:“这孩子真逗,这是妈给你的见面礼……”顾晓松在一边叽叽咕咕地解释了一通,Sylvia这才迟疑地收下这份厚礼,跟刘美琴道谢。

Sylvia想起自己也给美琴妈妈和晓蒙准备了礼物,从行李箱最里层掏出一个袋子。刘美琴以为是什么珍贵的宝贝,结果是两条破木头做的项链。顾晓松解释,Sylvia来中国之前为了送什么礼物给她们,费尽了心思。再三权衡,最后选了两

条土著人手工做的项链。“土著人手工很贵的。”顾晓松生怕母亲不识货。

刘美琴不是非常懂手工制品好在哪里,就算是土著人手工贵吧,那也比不过真金白银的硬通货。见晓蒙喜欢,转身就把自己那条送给了晓蒙。Sylvia明显有点失望,问顾晓松:“我送的礼物美琴妈妈不喜欢么?”晓松费了很大力气去解释。

Sylvia决定去洗个澡,刘美琴第一个跳起来,给调水温,生怕人家不习惯燃气热水器,一会儿问一句:“莉娃,水合适么?”“哗啦哗啦。刘美琴不甘心,站到洗手间门口问:“孩子,水行不行?不行你说话,妈去给你调。”回答她的永远只有哗啦哗啦的水声。

洗完澡后,刘美琴眼瞅着Sylvia把内裤、外套都扔进了洗衣机里,按动了开关。她彻底坐不住了,这是什么生活习惯?内裤跟外衣一起放在洗衣机里搅,而且才两件衣服就用洗衣机,多浪费啊!

而Sylvia也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,她洗了衣服才意识到,没有烘干机,她这些湿衣服要搭到阳台上去。而经顾晓蒙提醒,才知道她从矿泉水瓶里倒出来的水不是怪味矿泉水,而是刘美琴做菜用的花椒水。还没开饭,刘美琴已经在心里把外国儿媳的分数减到了负数,心在暗自泣血:我儿命苦。

顾晓松早就料到母亲会有这样的震惊与不适应,让姐姐去跟妈妈说,对Sylvia宽容一点。“她最近对我有情绪,我跟她说个什么,她想听就听,不想听就假装不知道。咱妈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,你看我结婚那么大的事儿,我起码打了三回电话

让她跟你说咱们连视频好好商量一下,让你们都过去参加我的婚礼。结果呢,一开始她跟我说她忘了,不过你们俩肯定去,后来她又跟我说,不去了,怪费钱的,最后她压根就没有跟你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”顾晓松满脸委屈。

“妈可能还是接受不了一个洋儿媳,她嘴上叫着要去住养老院,但心里肯定还是想跟你们一起生活的。晓松,你现在也是结婚的人了,我希望能照顾另一半的感受,有事多交流,不要自作主张。”“姐,你这是对姐夫有气吧?”顾晓松直接拨打了吕翔的电话,“姐夫,我好不容易从加拿大回来一趟,你怎么也不回来看看我?”电话另一头,吕翔正坐在王村村头的警车里,等着村会计给自己结账。他刚跟村治委的委员干了一架,大衣让人扯得七零八落。

放下电话,警察对吕翔充满同情:“兄弟,你可以,能活着从王村抠出钱来。之前多少投资方跟他们谈过合作,一个都没成过。”吕翔决定,这一次,说什么也不能让父亲再离开北京了。他查了中介的电话,准备把自己家的老房子租出去。

吕翔还是没说完几号能回,大概跟晓蒙解释了一下,要等老房租出去。吕翔是铁了心要处理完老家的所有事情,再回京。公司这边,吕翔的假一请再请,张总都要急死了。吕翔告诉张总,自己可能无法在元旦假期前赶回去了。张总觉得进度不能再拖了,要派个人过去协助吕翔异地办公。想来想去,只有吕翔的实习生小马没任务。

于是,小马被公司派到吕翔老家出差了。

# 林黎云被判“终身监禁并不得保释”

9



吴琦幸 著  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二十年前,青岛姑娘纪然冰邂逅台湾最大的电子通讯设备老板彭增吉,发生婚外情并在美国生有一子,孩子仅五个月,母子两人被残忍杀害,成为轰动一时的“全球华人包二奶第一案”。彭增吉的妻子林黎云因涉嫌谋杀被美国警方逮捕。此后进行了历时7年的庭审,但真凶是谁,至今未有定论。

本书作者吴琦幸是当年最早追踪报道此案的记者之一,她的亲见亲闻,或许可以为我们理清此案来龙去脉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彭增吉与林黎云带着两个儿子去警局测谎,当天林黎云被捕,吴琦幸得到了这个独家新闻。

## 破案实录

1994年1月11日,地方法院公开庭审林黎云。彭增吉为林黎云重金聘请了洛杉矶最著名的刑事大律师、现年70岁的薛曼。薛曼在1975年因担任检察官起诉“洋葱田”案件而名声大噪,此案后来被拍成电影在美国放映,他后来从检察官改行成了律师,曾经在辛普森案的团队中担任顾问。薛曼本人则被评为“全美最优秀律师”之一。

在法庭上,当法官同意检察官的要求,宣布“由于案情特别重大,不得交保”时,林黎云大哭起来,口中大叫“我不要在这里,我要出去”,使得审理无法继续下去。薛曼则提出,林黎云在狱中情绪极不稳定,有自杀倾向,要求法官再考虑给予保释。法官同意延迟至1月18日再审。

1月18日,法院再度开庭。警方又提供了一份最新的报告,厚达74页,要求法官不得同意保释。辩护律师薛曼则指出,警方曾用录音机将彭、林的私人谈话全部录下,有“偷录”的嫌疑,且警方与林黎云谈话时,林黎云提出要请律师,有一位担任中文翻译的警员则说没有必要。薛曼认为警方在侦办此案时的这几点不符合法律程序,要求撤销本案。案件审理再次推迟。

1月25日,法院三度开庭,薛曼提出由于尚未准备好呈报的材料,要求再度延期,法官同意延至2月25日开庭。

薛曼在法庭外对记者说,此案唯一的证据是警方所做的DNA鉴定,他认为证据薄弱,不足以定林黎云为凶嫌,所以他将以DNA的可靠性作为辩论的重点。专家预测,这个论点将导致一场冗长的官司。之后案件审理果然一波三折,

直到1994年6月3日,纪然冰命案终于进入关键一天。上午11点,地方法院正式播放了彭与林在警局中的谈话录音:

彭:你有没有到过她住的地方?手臂上的那个是不是你留下的?

林:他们说是我的。

彭:那你说呢?是不是你的?你是什么时候到她那里去的?

林:我是气你,气你!你还在报纸上公开说你多爱她……

彭:他们把我当嫌犯,我是说我没有理由去杀她。

林:她每次都“你们两人哪里像夫妻”,你根本没去关心我,注意我,你走你的,我走我的,你还跟她姐姐说,不管承不承认,你都是她的妹夫,你要结亲家,不是结冤家,你还是要伤害我。

彭:我不相信你会做这事,我想办法一定要洗除掉我们家人的嫌疑,现在你完成你的心愿了,家破人亡,我的事业也到此结束。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?

……

林:(开始哭泣,有点崩溃)你说我们可以找律师,你给我找律师。

彭:(可能是点头,不语)

林:(最关键的证词)她先自己弄自己。

彭:她自己弄自己?为什么呢?她为什么要弄自己?

林:她自己跌倒。

彭:自己跌倒刺到胸口?她身上好几个伤疤,不止一刀啊。

林:对!

彭:为什么会这样,现在不要多讲了,我找律师。

林:(大声哭泣,彻底崩溃)她用……孩子……逼我离婚。

彭:那你怎么咬她的手臂呢?林:她拿刀子要杀我!她打我,我手上没有东西啊!(大哭)……

庭下所有人大气不出听完这段录音,林黎云神情黯然,彭增吉没有到庭。

之后,此案一直到1996年9月6日才正式宣判。

当天,圣塔安娜高等法院第45号法庭挤满了旁听者,林黎云被法警带人被告席。

在宣判之前,依例可以由被告及受害人家属发言。薛曼不愧是一位经验丰富、极为称职的律师,他不失时机地再次提出动议,要求将此案重审、减刑,并附上一封就判刑报告中某些对林黎云不利的地方提出异议的信。

之后纪然冰的父亲纪琢传上台发言。面容憔悴的纪琢传未语先流泪,他开口说道:“今天在这个庄严的法庭上,我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控诉凶犯林黎云的滔天罪行。三年前,林犯以极其残暴的手段杀死了纪然冰母子,其中一人是五个月大的婴儿,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,林犯丧尽天良,连杀两命,法律不许,天理不容。”

纪琢传声泪俱下、泣不成声地说,林犯的罪孽给他的家庭造成了极大伤害,三年来夫妇俩心如刀割,终日盼望着女儿回来,他的妻子因此患了心脏病、健忘症,食不下咽,夜不成眠,始终无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。纪琢传悲愤地说,三年来,他一直等待着严惩凶犯的这一天。自古以来,杀人偿命,血债血还,无论在哪个国家,杀人犯都要受到严惩,无一例外。

就在这时,一直垂头听纪琢传哭诉的林黎云突然大声嚎叫起来:“不是我!不是我!”双手捂面失声痛哭,林黎云的母亲林吴梅也失声大哭,林的两个妹妹也哭成一团,林吴梅哭喊道:“你们破坏别人的家庭,现在还这样,法官大人,请您帮帮我们吧!”

场面立即失控,法官急忙宣布暂时休息。

林吴梅要求法官也给她一个发言的机会,法官同意林母上台发言。林吴梅老泪纵横,用不太标准的话说:“我是林吴梅,是林黎云的母亲,我的女儿最乖,与彭增吉结婚后很辛苦,也很困难……我女儿叫纪然冰不要与彭增吉在一起,纪然冰叫彭增吉与我女儿离婚,我女儿与彭增吉结婚,两人感情很好,林黎云最乖……”林吴梅是个不擅长言词的家庭妇女,最后只得泣不成声地哀求法官:“拜托法官大人,给林黎云判轻刑,我已有两三年没有摸到我的女儿,拜托法官大人,我不会讲话,林黎云她可怜,法官大人拜托!”这样的言辞,令在座的人士不禁凄然。

所有人都陈述完毕,轮到法官莱恩做出判决,全场鸦雀无声,静候法官宣判。

富有同情心的法官莱恩先叹了一口气,然后以缓慢的声调宣布,依照加州刑法第3421条52款、第3125条41款,判处林黎云“终身监禁并不得保释”的刑期。这是除死刑之外的最重刑罚。

这是法庭内外所有人意料之中的判决,但仍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林黎云双手掩面,痛哭流涕。林黎云家人林吴梅当场提出,不服法官这一判决,将提出上诉。